



季 节 心 情

墨香里的“蟹”逅

□ 高 低

自古以来，蟹便以其鲜美的肉质和丰富的营养价值，赢得了古人的青睐。然而，古人对蟹的热爱，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口腹之欲，它成为了文人雅集中不可或缺的风雅之物。

宋代大文豪苏东坡，便对蟹情有独钟，他曾赋诗云：“堪笑吴中馋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尖团。”这里的“尖团”，便是对蟹钳与蟹脐的生动描绘，形象地展现了蟹的特有形态。在那个诗意盎然的年代，品蟹、咏蟹，成为了文人墨客秋日里的雅集盛事，蟹，似乎也成为了文人风骨的象征，承载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，对自然的敬畏。

蟹的味道，是秋天独有的

馈赠，它融合了鲜、甜、香、嫩等多重口感，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。

蟹的烹饪方式繁多，从清蒸到醉蟹，从蟹粉小笼到蟹黄豆腐，每一种做法都是对蟹之鲜美的极致追求。清蒸蟹保留了蟹的原汁原味，肉质细嫩，入口即化；醉蟹则以其独特的酒香和鲜美的口感，让人回味无穷；蟹粉小笼和蟹黄豆腐，则将蟹的鲜美与面食、豆腐的细腻完美融合，成为了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。品尝之间，仿佛能听见秋风的低语，感受到水乡的柔情，仿佛能穿越时空，与古人共品蟹之美味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蟹常

被赋予吉祥、长寿的寓意。如“甲壳虫，长命百岁”之说，便是对蟹的美好祝愿。同时，蟹的横行霸道，也被文人赋予了不畏强权、特立独行的象征意义。明代画家徐渭的《黄甲图》，便以蟹与菊为题材，借蟹之“甲”与科举之“甲”谐音，寓意科举高中、仕途顺畅；同时，菊之傲霜与蟹之横行，又共同传达了文人不屈不挠、追求自由的精神风貌。

在现代社会，蟹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。汪曾祺，这位水乡之子，在其笔下，蟹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，更是连接水乡生活与自然风光的纽带。他深情地写道：“秋天，是吃蟹

的季节。我的家乡是水乡，蟹多得很。每年秋风一起，河滩上便布满了捕蟹的竹篓。”寥寥数语，却勾勒出一幅水乡秋日捕蟹的生动画面。

在现代作家中，也不乏对蟹情有独钟者。如作家阿城在其散文中写道：“蟹壳上的图案，如同古代的文字，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每一只蟹，都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。”这样的描述，不仅展现了蟹的形态之美，更赋予蟹以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在墨香四溢的书卷里，与蟹的每一次邂逅，都不仅是对味蕾的极致挑逗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，一次文化的深度探索。

钗头凤

□ 史建强

荟萃庭，
流波情，
一夜西风满地金。

欢愉短，
幽思长。
离愁别绪，
几日神伤。
凉、凉、凉。

秋光明，
丹桂馨，
采得一枝入旧瓶。

花有期，
人空忙。
好景难再，
何不尽觞。
香、香、香。

海
潮



金秋“丰”景正好

金艺文 摄

往事悠悠

挑稻“别苗头”

□ 王永冲

农谚说：“寒露住水稻，霜降一齐倒。”旧时，割下来的水稻，趁着天晴，晒上二三天就捆扎起来，挑到晒场上，或脱粒，或堆码好。

挑稻，一道费力气的农活。七八个男劳动力挑稻，大家一路快走，甚至小跑着。为什么？这活约定俗成——领头的，也叫“先落地头”者优先。只见他眼睛冒着光，一只脚刚踩到地里，伸手已经抓起一个稻，然后敏捷地接二连三，往右胳膊肘里一掰，再快速抓起三五个稻子，差不多到装担子的最佳位置了，丢下稻子，将扁担一扔，眼观四处，把整担的几十个稻子全部抓过来，聚集在身边，接着松开担绳，将其中的一根捋直了，把钩子往泥里一插，开始装担了，4个齐头，然后掉过头，总共三个层次，或四个层次，系担绳了，胳膊

肘用力那么往下一压，不等“反弹”，双手使劲一拉绳子，扣上绳结，然后装另一头……落后者无可奈何、眼巴巴地往远处走。让过了一圈又一圈，待走到差不多属于自己的位置，哇塞！领先者早已任务“过半”了，甚至把扁担举手里了。

出现这样的情景，大抵有两种情况：一是有年轻后生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，口出狂言得罪了中年人，他们要拿出“看家本领”教训一下对方。二是生产队粮食产量，年终分配等连年没有起色，大队党支部就从隔壁生产队调来一位生产队长，社员们心中不服，他们私下商议，要给新队长“一点颜色看看”——如果你赢了，买你账；如果你输了，“乖人对乖人”，以后对社员客气点……

此时此刻，有志者不声不响、不

卑不亢，或跻身中间，或抢占第一梯队。有人为了显示自己有能耐，还故意谈笑风生。可有年轻人却不行了，渐渐落伍了。更倒霉的“压末担”来了！即刚刚挑的那块地，远远望去剩下不多了，有人发号施令了：“阿哈，地角落里还剩下一担稻，你一个人去好了！”

殊不知，人的视线有个近看大而多、远看小而少的“误区”——装担头了，越看越不行，实在太多了，留一点吧，可人家说好了只是一担，太没有面子了。无奈之下全部装上去，嗨！扁担刚上肩头，就觉得腰直不起。咬紧牙关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右肩换左肩，左肩再换回右肩，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终于熬到了场角，扔下担子……不经意一转头，看见有人正掩脸发笑呢！

